论《资本论》中的产业创新思想

廖桂容,黄德胜①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显然,这一重大决策是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支撑的。文章从产业创新的视角,立足于《资本论》的相关论述,围绕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资本的竞争与协作关系等,对《资本论》中的产业创新思想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在理论层面上更好地理解创新驱动战略。

[关键词]　创新驱动;　产业创新;　《资本论》;　党的十八大报告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3－0049－04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我们党放眼世界、立足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决策[1]。我们在理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内涵、认识这一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探讨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举措时,不得不思考着其理论根据何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十二五”时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其中的核心任务便是通过技术创新这一战略支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进而服务于国家发展全局。由此可见,创新驱动战略、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三者是环环相扣的,其中,产业创新是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实质内容与实践体现。有鉴于此,笔者以产业创新为分析视角,尝试从《资本论》中探寻相关思想。

一　《资本论》中关于产业创新内涵的阐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未提及产业创新这一概念,而是借助资本逻辑来阐述产业创新的内涵。产业创新集中表现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既是经济内容(生产力的内容、结构)的不断丰富、拓展,又是经济形式(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的创新、发展。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形式的创新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新产业部门的诞生,推进生产方式革新。马克思指出,以机器体系为标志的大工业,作为“对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2]529。

第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不断推动产业的多样化和产业组织的优化。通过制度与管理的创新,变革企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经营方式,改变产业组织的形态,提高产业整体的生产率、促进产业实现规模效益递增。马克思指出:“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2]440-441

第三,资本的逐利和竞争不断推动外部经济体制的创新、改革,促进资本、劳动力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形成同一部门以及不同部门资本之间公平竞争的格局,加快利润率的平均化,推动经济体制的转型。马克思指出,“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2]369,“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2]471

概括而言,产业创新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为配套内容,是产业资本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产业多样化)和个别资本、部门资本和社会总资本的效率提高过程,是产业升级在微观、中观、宏观的机制和体制中的协同演进,是涵盖技术创

[收稿日期]　2014－04－12
[作者简介]　廖桂容(1987－),男,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的系统性范畴。

二 《资本论》中关于产业创新动力的阐述

关于《资本论》中产业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从资本逐利动机与竞争压力、市场需求驱动、劳资冲突关系的迫使三个层面加以阐述。

(一)资本逐利动机与竞争压力

不言而喻,创新的直接动力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总的说来,任何形式的产业创新都是源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即“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2]371。然而,这种逐利本性,首先表现在、而且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个别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因为个别资本家率先采用新技术、新发明,通过降低其产品的个别价值,以更便宜的价格不仅在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而且可以实现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那一部分余额,即超额剩余价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从最初的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产业资本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不断地进行产业技术、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来改进“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从整个社会来看,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2]366。

竞争是驱使资本不断进行创新的外部压力。一方面,个别资本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而导致先行创新,另一方面,竞争又使这种超额剩余价值趋于消失。显然,创新并非总是能够带来超额利润,因为有些企业的创新是为了改变自身在竞争中所处的劣势,致力于追求正常的一般利润率。“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同一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它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2]370-371 竞争的结果是产业创新从个别企业到整个产业的扩散,推动了产业升级和结构的优化。

(二)市场需求驱动

从需求的角度看,产业创新就是企业不断满足新需要和创造新的需求,通过引入新的技术、创造新的产品和产业部门,开辟新的投资领域和新的市场。“……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2]92。可见,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社会总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必须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需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创新很大一部分是由市场需求拉动的。一方面,已有需求的满足会引起新的需求,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其不断寻找新的商机和开辟新的投资领域,通过创造新的使用价值以引起和满足新的需求,资本才能获得新的投资领域和新的增殖空间。另一方面,新的产品或新的产业在最初阶段往往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驱使资本竞相进入。因而,发现新的需求,创造新的产品、新的需求是个别资本抢占市场先机、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有利武器。

正是资本积累的这种内在本性驱使其不断进行产业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和创造新的产业部门,不断推动技术革命的同时推动产业革命。撇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的相对生产过剩这一点,资本家主观上为了追逐更多剩余价值的动机,在客观上往往是通过创造新的产品和产业部门来满足市场需求的手段来实现的,这也是商品经济规律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上的必然表现。新需求的产生与满足和新产品、新产业部门的创造是一个相互促进、并行推进的过程,也是通过产业创新来实现的社会需求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相一致的过程。

(三)劳资冲突关系迫使资本家进行创新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劳动方式还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主,尤其是以熟练的工匠为主,劳动更多地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家利用分工来不断分化、简化劳动工具,把劳动过程分解为各种简单的操作,使劳动简单化、片面化,以非熟练劳动代替熟练劳动。但是,“由于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2]425。而且“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的怨言……从 16 世纪直到大工业时代,资本始终没有能够占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2]425-426。以更少的劳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必然驱使资本家寻求新的技术、新的发明来改进生产方法,机器的发明与应用成为资本征服工人的最有力武器。

机器的采用,引起了工人的反抗、罢工;而工人的反抗、罢工,又加快了技术的创新,促进新机器的发明和机器应用的普及。因为资本并未从根本上支配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1830 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2]501

三　《资本论》中关于产业创新路径的阐述

产业创新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导、由企业、科技劳动者和政府共同参与,以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生产组织创新为内容,以体制改革为配套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产业分工与专业化、资本积累体制、信用制度和政府行为四个视角来阐述产业创新的路径。

(一)产业分工与专业化促进产业创新

一方面,企业通过内部分工促进工具的分化、简化和改进,推动劳动的专门化、简单化,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外部的分工与市场关系的发展提高产业的分工、协作水平,促进了产业整体结构的优化和规模效益递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2 章第 4 节“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中详细地分析了两种分工的区别与联系,二者是相互促进、并行不悖的辩证发展关系。企业内部分工的深化,不断提高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企业外部的社会分工,导致产业不断多样化,不断创造企业之间的相互需求,扩大中间产品的需求,按现代的说法就是不断延长“迂回生产”链条或者说是不断延长、拓宽产业链。这是产业资本相互之间不断创造社会需求、扩大剩余价值的交换体系和价值实现的外部体制。产业分工的深化,使各个产业资本的生产经营更加专业化,为企业的规模效益递增创造更多的条件与可能。产业资本这种社会分工,又间接地通过市场交换关系来提高产业的社会协作水平,引起产业组织的不断调整和优化整合,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资本积累体制推动产业创新

资本的积累既是产业创新的基础,又是产业创新的结果。关于企业自身的积累,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的生产资料的效能、规模和价值的增长,从而随着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积累的增长,劳动在不断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并使之永久化。”[2]700 而除了这,还有外部的竞争与联合的机制来加快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竞争促使了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使大资本吞并、消灭小资本,加快了资本的积聚。由于技术创新和竞争,往往伴随有所谓的“创造性毁灭”,一是指企业采用新技术、更新固定资本而导致既有生产设备的废弃或“提前报废”;二是指由于竞争的优胜劣汰不断导致一些企业的破产,它们要么退出、要么被兼并。这种“创造性毁灭”加快了个别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新技术、新发明的应用。同时,这也提高了产业集中度,促进产业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推动产业升级。

(三)信用制度加快产业创新

一方面,通过银行信用来加快资本积累,为产业创新注入新血液。随着产业革命的推进,资本有机构成快速提高,很多新机器的采用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如果仅仅靠企业自行积累,那么机器的普及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通过银行信用的方式可以把过剩资本、企业闲置资金、个人储蓄等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集中起来,交给个别资本家支配,使得资本集中的作用范围不受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或积累的绝对界限的限制,使得那些依靠单个资本无力兴办的、采用新技术的大型企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股份制的发展,促进了新产业的诞生与发展。“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3]。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724 股份制这种资本集中的方式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因此,“竞争和信用”是“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是加快新产业发展和产业创新的重要杠杆。

(四)政府行为保障产业创新

一是对技术创新的保护。1624 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专利法令》,准许发明者有一定年限的专利权。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大量从欧洲大陆带来新工艺、新技术的人成为最初的专利所有者。专利保护制度的建立使创新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极大地鼓励了发明、创新,为日后的产业技术革命提供了坚定的体制保障。

二是废除人为的市场垄断,为产业创新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早期出现各种垄断的商业公司和特权、特许经营公司。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从 1757 年到 1766 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向印度人赠送了

600 万镑!”[2]862-863 1642 年,英国颁布了废除王室垄断的《垄断法》,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英国先后于 1813 年和 1830 年,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特许经营和特权垄断的废除,有力地促进了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形成,为产业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是从贸易保护到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之初,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残余要素和力量,制约着市场活动的自由进行。在早期发展阶段,商业和新贵族还比较弱小,它们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获得了拓展市场的贸易垄断权和发展工场手工业所必需的支持。“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2]864 1846 年英国废除了直接损害工厂主利益的谷物条例。“1846 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国的实现……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 20 年中的后 10 年又远远超过了前 10 年。”[2]747

总而言之,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产业创新思想尽管是基于 19 世纪的资本逻辑,但是至今,关于产业创新动力以及路径的阐述仍具有其合理性、科学性与实用性。比如,对于如何保障产业创新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政府应当做到三点,即对技术创新的保护、废除人为的市场垄断以及建立健全的自由贸易体制,这显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敏感阶段,面对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外部需求增长减缓、内部结构失衡的困境,如何更好地实施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已经成为一项紧迫课题。为此,我们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五个着力”(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着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着力扩大科技开放合作)[4]的要求,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力度,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角色,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制度为保障、官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加快提升产业新的竞争力、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方式,积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更大力量。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4.

[4] 汤一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到中关村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N]. 北京日报,2013-10-02.

An Analysis of the Industry Innovative Ideas of “Das Kapital”

LIAO Gui-rong, HUANG De-she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It was reported in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at as the strategic suppor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ust be placed at the cor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eport stressed the necessity of adhering to the road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bviously, this major decision is profoundly supported by Marxist theory.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produ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surplus value,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of capital, preliminarily discusses the industrial innovative ideas in “Das Kapital”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novation – driven strategy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Key words: innovation-driven; industrial innovation; “Das Kapital”; Report of the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